

平心論劉湘 (一)

● 呂 實 強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落了個觀望的罪名

至於柯白所述，雖據美國一位外交官所言，但於「劉曾勸說張學良要毫不猶疑的把蔣除去」之前，先冠以係一項「祕密的斷言」，這表明只是推測，並非有任何實際的根據。於接管軍校、憲兵隊和成都市黨部，柯白在其書的附加注釋中，並補充了以下的一段話：「劉湘接管軍校的行動，在佩克著的『穿過中國牆』(一八四頁)也提到。佩克說：劉湘準備採取行動的那一天，蔣却被釋放了。大錯顯然鑄成，劉湘只得小心翼翼的回到家鄉『休息』」。這件事，劉航琛於民國五十一年，所作的自述中，說得最明確，因為這是一項出於他而未能被劉湘及時採納的建議之一。在這次談話中，於四川方面對西安事變的反應與措施，說得較為詳細。劉航琛說：

西安事變時，我在上海，立即給劉甫澄一個電報，等我回到重慶，再表示態度。十二月十三日，我到了南京，謁見何敬之部長。我說四川是支持中央的，如果善於利用四川的軍事力量，利於援救蔣先生出險，不過沒有

把握張學良會釋放蔣先生。至於命四川出兵，可以沿江而下至漢口北上，水運加鐵路，一星期內可以開抵潼關；如從川北進攻陝西，交通不便，恐一月亦難進入陝西境內，打草驚蛇，反多不利。何部長甚為同意我的看法。

我再謁見孔庸之先生，那時他是行政院副院長兼灑閣揆，負責中央之政治。我首先表示四川擁護中央之意，但若蔣先生不幸不能出險，中央政府應該大家共同支持，不可動搖。孔先生深表同意。

然後，於十四日動身，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成都，這時西安事變已經四天了。他繼續說：

見了劉甫澄，我要他照我的意思發電報，我的意思就是在南京和何、孔二先生所談的內容一樣。當時我又對劉甫澄言：無論蔣先生生死如何，四川只宜與中央結好聯絡，結果當然有益而無害。那麼對於省內若干中央之設施，應該照常進行，譬如成都的軍官學校，蔣先生是校長，劉甫澄是校務委員，應該立即為蔣先生負起責任，直至蔣先生出來為

止。對於憲兵團，劉甫澄是善後督辦，他們的行動應該照常，不可有絲毫混亂。對於黨部，劉甫澄為中央委員，蔣先生被劫持時期，應該自己負起主持的責任。我對他說了這些，劉氏甚以為然。

對於出兵，劉航琛接着說：

當時顧墨三在貴州的兵有兵力二十萬，如果四川表示願意與貴州合作擁護蔣先生，必然為顧氏所歡迎。再者，何雪竹在湖北，有兵力五十萬，何氏與劉甫澄是好朋友，應該與他一致，表明擁護中央的態度。如此，劉、顧、何合起來有兵力一百二十萬人，用以營救蔣先生，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萬一不幸蔣先生被害了，用這一百二十萬的力量，也可以鞏固中央，政府那時也不會偏估我們。如果蔣先生脫險出來，一定會贊許我們的忠貞態度。

劉湘所作的反應是如何呢？劉航琛也很具體的表示：

劉甫澄聽了我的意見，認為需要經過會議上大家研討之後，才能採取行動。會中對於政

治立場，大家都沒有異議；至於經長江湖北河南出兵路線，頗有反對的意見，有人認為東向必會引起中央的疑竇，大兵到了湖北不見得能順利通過，說不定會遭扣留。因此軍事上的行動，未得統一的結論。

最後，他慨歎說：「由於軍事上意見之不一致，遲遲一星期之久，未有任何表示，蔣先生也於是時脫險回到了南京。西安事變，劉甫澄沒有行動上的表示，錯了，落了個觀望的罪名。……左右軍官反對，以至遲遲不知如何是好，因此甚不得蔣先生之諒解。」

根據以上李金洲與柯白所述，和劉航琛的追憶，應該可以推斷，在當時，中央與四川及蔣與劉之間，是不能說沒有矛盾存在，但應絕不至於到達劉湘對蔣先生必除之而後快那種程度。

劉湘本人擁護中央與蔣先生，在大原則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若干細節，中央與地方的立場，便不能全無歧異。尤其蔣先生派在四川的部下，和劉湘的部下與川省其他軍人，更是不能全然免除衝突與對立。對於這次事變的因應，劉態度的遲疑，不能說不與川中各將領的態度有關，在那種本來劉湘即不能控制的情況下，要遽然派出大軍，談何容易。至於外人認為劉湘要接管中央在川的軍官學校、憲兵團以及成都市黨部，那原是劉航琛的一番好意，希望以此來維持其正常運作，而安定軍民之心。但也因劉湘的猶疑，乃未能施行。此與是否劉湘欲藉此時機而控制中央在川之機構，全無關連。外間的傳言，離事實太遠。

武裝衝突迫在眉睫

西安事變後次年——民國二十六年春天，四川與中央的關係趨向緊張。柯白在他的書中描述：

在過舊曆年時，成都的氣氛是如此緊張，當局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被誤認為中央軍和川軍互相開火。劉湘和蔣介石之間發生武裝衝突迫在眉睫，其中心地區是重慶和四川境內的長江下游。重慶是劉的主要堡壘和財政源泉。

西安事變之後，從湖北調入四川更多的中央軍，並在重慶以下的主要港口登陸。一九三七年的整個春天，雙方在重慶附近躍躍欲試，準備打仗，川軍的砲彈有一次正好落在蔣介石行營的牆外。

柯白並繼續說明此時兩方面籌謀解決問題的情形，謂：「當川軍和中央軍在重慶城外修築工事，進行零星戰鬥的時候，雙方都在南京和四川兩地就條件問題討價還價。劉湘的使節和賀國光奔走於重慶和南京之間，試探蔣介石的意見，平息他的憤怒，並試圖找出一個既能符合劉湘的利益又能符合蔣介石利益的方案來。」

這一時期緊張的情形，是甚為明顯的。周開慶在其所撰的劉湘年譜中，亦並不諱言：「自去年西安事變發生後，川中反動份子造謠生事，陰謀異動，引起川軍與駐川中央軍間之誤會，一時雙方戒備」。而劉航琛的自述，說得更為具體。他指出：

到了二十六年，這是最危險的一年。春天一

開始，發生了若干謠言，說四川要反，要與中央打仗。到了陽曆四月底，謠言非常厲害，局面很是嚴重，雙方準備勢似一觸即發。於是劉湘於三月間，派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建設廳長盧作孚飛南京晉謁蔣委員長，報告川情，和劉湘擁護領袖的態度。繼之，又派劉航琛前往。據劉的記述，劉湘對他說：「我沒有想造反嘛！蔣先生那邊是甚麼人造謠言，我不知道，我該寫封信給他，你替我走一趟南京，報告我們不是要造反的。我們有若干事務要準備，準備是爲了國家而準備，不是爲造反而準備的。要準備造反，用不著這樣大的力量。五十萬人，不需要花冤枉錢做那樣多的械彈。」

兩大要求推誠相與

劉航琛到南京的第二天，便蒙蔣委員長召見，和委員長一起的有何應欽和張羣。劉記述與委員長談話的經過：

蔣委員長很生氣說：劉甫澄是聽人民陣線的話，人民陣線毫無力量，也毫無地位。他的參謀長傅常就是蠱惑者。傅常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我就不會用他。人民陣線蠱惑劉甫澄，如果戰火打起來，受損失的不是劉甫澄就是我，人民陣線絲毫無損失，因爲他們無地位嘛！甫澄不知道這個道理？中央的人都主張我討伐甫澄，幸虧我把持得住，到今都沒有打，假如把持不住，豈不弄得一場糊塗，這甫澄懂不懂？

劉航琛等委員長說完了，便報告說：委員長

這番意思，劉甫澄不會知道的，因為為甚麼有謠言，謠言是些甚麼，他不知道。委員長這番用心，更不會曉得。我下去，立即將委員長訓示的話，打個電報給他。據我想，甫澄看到這個電報，一定非常感謝委員長。但是我不能不替甫澄報告委員長他的情形。他向我講的，不是造反，我們的敵人，必定是日本人，於是乎這幾年的準備，都是為了應付日本人而準備的。一省的力量，幾年的時間，準備得太不多了。到今天，他的力量，一年只能造十八萬支步鎗，一萬五千挺機關鎗，一千門砲，十萬發砲彈。每天能生產機關鎗步鎗子彈九十三萬發。假如為造反而準備，又不需要這樣大。他的部隊只有五十萬人，一年不需要補充一萬五千挺機關鎗，十八萬支步鎗，更不需要一天補充九十三萬發子彈。但是為了敵人而準備，準備得太少了，也許應該加一百倍，而且需要各省都準備才成功。這一點希望委員長了解這種情形。劉航琛繼續說：

委員長聽完劉航琛的話，表示很好，指示軍事問題與何部長討論，政治問題與張秘書長商量。但何應欽部長，亦只能談細節問題，大原則大計劃仍然要委員長自己決定。不久，委員長去廬山主持軍官訓練團與暑期訓練等事宜，劉亦前往。此時委員長決定四川軍隊需裁減十萬人，即由原有五十萬減為四十萬，其他空軍、兵工廠等亦交中央統籌辦理等項，均由劉航琛轉達劉湘，並獲得原則同意。六月十一日，蔣中正手書致劉湘對其心意構想，詳加陳明。書中首先表示：「中與兄相知以心，初非一日，十數年來推誠相與，未嘗稍渝。」繼以名實為基礎，比較得失，然後指出彼此觀點之不同，在於：

兄今日蓋銳意負責，欲將川省之軍事政治一切整理就緒，然後奉之中央，此名實兼備之義，固兄之志，亦中之願也。但以歷來川省之環境，殊難即時實現吾人之所望，自應審思明辨，善為抉擇。

繼之認為，在政治方面，「果能延攬人才，消除畛域，確立計劃，安定步驟，放手做去，必可有成」。但軍事方面，則非如此容易。信分析說：川省二十餘年積習所在，心理上之疑慮，與習慣上之痼蔽已深，欲以當地共信不立之環境，而望迅即完成改造現狀之工作，恐不可能。兄雖不避艱鉅，終必徒耗精力，故祇可以實際整理之責，歸之中央，既以減輕自身之責任，亦即加速整軍之效率。中央於短時間內，將全川軍事整理完畢，自可依照緩署固定職權，仍以全川軍事付託於兄，則真名

實雙全矣！

並進而辨明川軍交中央整理，仍有澈底與否之分別：

澈底辦法，即以兄之舊部，二十一軍等三軍，與其他各軍，一律歸中央整理。兄能立定決心，毅然為之，則大智大勇，無過於此。中央自當以全力相助，如此不惟軍事政治，皆能立定基礎，即經濟財政，亦可有整個與穩固之辦法。……若其他各軍由中央整理，而二十一軍等三軍，仍由兄特別整理，則非澈底辦法，恐仍於整個川局無補，中央雖能負責，亦必無效也。

然後復以川省對整個國家舉足輕重，殷盼其能接受由中央整軍之議：川省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饒，其數量幾當全國四分之一。在此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兩大要求非常迫切之時，豈可再事游移，因循不決，以為國家民族之障礙。中以與兄多年患難之交，成敗相共，利害一致，特掬誠布悃，盡言無隱，惟決無絲毫削弱左右權力之意，尤絕不願稍有相強，不過為國家與人民計，不敢謀之不忠；而為同袍同志計，亦不忍知而不言耳。總之，兄之意欲自行負責整理川省軍事政治，俟其就緒，然後交還中央，而中之意，則由中央負責整理就緒後，以全川軍事政治交之於兄。其步驟先後之異同，祇在於此。惟由兄之道，其事難而觀成無望，由中之道，其事易而成算可操。……

此信交由財政部四川特派員關吉玉帶往面交

劉湘。

統一意志整軍備戰

經劉航琛中間磋商，劉湘同意，國府遂於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發佈命令，派何應欽為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祝同、劉湘為副主任委員，賀國光、鄧錫侯、楊森、孫震等十九人為委員。同時並頒佈「川康軍整理方案」，此一方案共十一項，其中最關鍵性條款為：

- 一、川康軍以軍（或獨立師旅）為單位，直隸於中央，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但為綏靖之必要，川康綏靖主任得呈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撥軍隊歸其指揮。
- 五、軍隊教育由訓練總監部統轄之，其原設之軍官軍士教育機關，應由中央直接辦理。
- 六、各軍政訓由行營政訓處統一辦理。
- 七、航空防空事宜，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飛機飛行場廠等，一律由中央接管，駐在川康之航空隊，在綏靖任務上必要時，川康綏靖主任得呈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酌撥歸其指揮。
- 八、軍需工業及兵器製造事業，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製造修理各廠，由中央接辦。
- 十、為減輕人民負擔起見，應將川康現有保安保衛各團隊盡量縮減，地方治安，可由國軍協助維持。
- 十一、川康綏靖公署及其所屬機關之編制經

費重行核定，以求切於實際，以其節餘之款，為補充川康軍隊武器、彈藥、裝具、器材及建築營房演習之用。

於是緊接著便有七月六日開始舉行的川康整軍會議。依據此次會議決議，川康軍整編後的編制如下：

- 一、川康綏署直轄（即劉湘系）部隊：
 - 二十一軍 軍長唐式遵 三個師
 - 二十三軍 軍長潘文華 三個師
 - 四十四軍 軍長王績緒 三個師
 - 另有 二獨立師 七獨立旅
 - 合計約 一四·五個師
- 二、他軍
 - 二十四軍 軍長劉文輝 二個師 一獨立團
 - 四十一軍 軍長孫震 三個師 一獨立團
 - 四十五軍 軍長鄧錫侯 三個師
 - 四十七軍 軍長李家鈺 二個師
 - 合計約 一〇·五個師
 - 總計約二十五個師

以上所述，於西安事變後，到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川省與中央關係呈現緊張，確為事實。但並未發生正式的衝突，究其原因，固然是雙方都能够有所節制，而且中間也有賀國光、劉航琛兩位雙方都能倚信的人為之溝通，但最主要的因素，更在於雙方的大前提都在於存心為國，若干中央與地方立場的矛盾，都能在此一大前提

下，減弱甚至消融。因而最後終能達成協議，於個人及大局均極有裨益。

試就整軍方案來說，軍隊國家化，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必需，此幾毫無例外；航空、空軍、兵工廠，在當時外侮緊迫，內部尚隨時呈現分裂危機的時候，中央怎能不堅持必須納入國家系統？即使軍隊縮編，也實在有所必需。依川康整編會議的決議，精簡為約廿五個師，就一個省區來說，恐怕仍然偏多。另外，對劉湘來說，在這廿五個師中，他直接統轄的便有十四個半師，其他各軍總和，不過十個半師，僅及於他的三分之二。這能算是削弱他的實力嗎？當然，這樣的結果，是經過協商而獲得，雙方都不會全然滿意。但政治權力的分配，那能够都依照自己的心願呢？所以，爭歸於爭，讓步歸於讓步，還看不出雙方有嚴重的不能相容之處。

另外，一段劉航琛記憶劉湘告訴他，八月間在南京開會和朱德的一段談話，很可以顯示當時對整編川軍，中央和川省將領，特別是劉湘的心理。劉航琛說，當劉湘任第二師長的時候，朱德是滇軍趙又新下面的一個旅長，原本是熟人。朱德來看劉湘，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朱：甫澄先生，整軍之事，我看不應該辦。中國兵以將為主，如果將與兵不相習，戰鬥力就要大打折扣。整軍將全部兵將整編一次，就形成兵將不相和諧，變成了四十萬人，戰鬥力決不會到四十萬。不整編，五十萬人就當五十萬人用，既然要打仗的話，這整編不是對於你很有害嗎？

劉：是我要整編的，整編是有利的。
朱：甫澄先生，你學的軍事學與我兩樣嗎？
劉：學的是一樣，不過看的角度不一樣。你的看法是我的部隊的戰鬥力，我的看法是日本的敵人。我現在有五十萬人，中央拿來看守我的部隊就是四十萬人，日本的敵人就減少了九十萬。假如我將部隊整編了，中央不需要拿四十萬人看守我，而我的部隊戰鬥力打五折計算吧，當二十萬人用，如此，日本的敵人增加六十萬。我不整編，我的人不能用，中央看守的部隊也不能拿去打日本人。所以說我們學的軍事學是一樣，不過看事的角度不一樣。

朱：假如真如此，當然整編囉！
劉：我已整編了。

這一段對話，可以看出，劉湘所說中央防備之心，雖然未必有此程度，「但却並非沒有」。而且，即使像劉湘所說，他也並沒有認為到達威脅或不能忍耐的程度。再證之抗戰一起，劉湘便表示態度，肯定的要親自帶川軍出川赴前線作戰，亦可證明他與中央的關係，距不能容忍的程度，還相差很遠。

抗日軍興出川殺敵

川軍出川作戰一事會有許多流言，其中心均環繞在蔣委員長，欲趁此機會分化並削弱甚至摧毀川軍的實力，以達其控制的目的。所以在川軍未出川之時，便盡力鼓舞其出川，出川之後便盡量分散其防地，使其不能集中在一起，既便於控

制，又可以被各個擊破。甚至川軍在京杭國道上作戰，也有人認為是故意將裝備低劣的川軍，置之於日軍強大優勢火力之下，以使川軍遭受打擊，藉以消滅異己。尤有甚者，竟言劉湘之死，係為中央所嚇死、害死。這些說法，雖均係傳聞，但流傳甚廣，內容衆多，故無法逐一辨正。今僅就事實經過，加以敘述。

出川作戰，最先主動的為川軍本身，當然，中央也希望如此。當川康整軍會議的第二天，即七月八日，大會散會之前，何應欽向大家報告，日軍昨日已在盧溝橋向我二十九軍發動攻擊，中日戰爭殆已無可避免。全場聞訊無不憤慨激昂，紛起請纓出川抗日。之後，劉湘便積極協調各軍，籌備有關各事。八月七日，劉湘以中央電召，飛南京共商國是。抵京之後，發表談話，決以川康人力財力貢獻國家，可出兵三十萬，提供壯丁五百萬，並供給食糧若干萬石。此項談話，深得各方讚許。八月十四日，由南京返川，十八日，即與各軍商定共出兵十一個師。其後續有增加。至十月間劉湘奉令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之際，已決定並已開始出發之川軍計有：

- 第廿三集團軍 總司令劉湘兼
- 第廿三師 軍長潘文華
- 第一四四師 師長郭勃祺
- 一四七師 師長楊國楨
- 一四八師 師長陳萬仞
- 第廿一軍 軍長唐式遵
- 第一四五師 師長饒國華
- 一四六師 師長劉兆黎

獨立十三旅 旅長田冠五
獨立十四旅 旅長周紹軒
以上為劉湘的嫡系部隊，約當六個師

- 第廿二集團軍 總司令鄧錫侯 副總司令孫震
 - 第四十一軍 軍長孫震兼
 - 第一二二師 師長王銘章
 - 第一二四師 師長孫震兼
 - 第四十五軍 軍長鄧錫侯兼
 - 第一二五師 師長黃隱
 - 第一二六師 師長黃隱
 - 第一二七師 師長陳離
 - 第四十七軍 軍長李家鈺
 - 第一〇四師 師長李青廷
 - 第一七八師 師長李宗舫
 - 第四十三軍 軍長郭汝棟
 - 第二十六師 師長劉雨卿
- 以上十三個師，兩個獨立旅，約當於一個師，合計為十四個師。並指定第廿三集團軍由東路川鄂大道出發，向宜昌集中，準備增援平漢鐵路前線；第廿二集團軍由北路川陝大道出發，向西安集中，準備增援晉東北。惟其中的第四十三軍僅轄的一個師——第廿六師，則因駐防貴州，抗戰一起，即請纓殺敵，係由貴州徒步翻山越嶺，入湖南，在長江登輪船赴上海。
- 另外，尚有楊森的第廿軍，轄一三三師，師長楊漢域；一三四師，師長楊漢忠，原駐貴州，亦由該省出發，沿湘黔公路徒步行進，再乘火車，輾轉接駁到上海。

淞滬一役戰績彪炳

出川抗戰之川軍，裝備雖差，但却都能和他友軍同樣的浴血奮戰，建立彪炳的功績。北上各軍於此不談，僅以多為劉湘嫡系在京滬一帶作戰的部隊來說，幾無不視死如歸，表現英勇壯烈，締造出許多可泣可歌的事蹟。首先到達上海前線的，是四十三軍的廿六師，和廿軍的一三三師和一二四師。十月上旬，日軍第三與第九兩個

師團，由蘆漢濱北岸向我第八師及胡宗南之第一師強渡攻擊。激戰數日，雙方都頗有傷亡。十月十一日，日軍又猛攻我大場陣地，這時適劉雨卿師長率領的廿六師到達，即奉命到大場接防。劉師長見大場地勢平坦，陣地全暴露於日軍之前；原任防守的卅八師第八師和稅警總團均已遭受重大損失，若干據點已失，形勢十分不利。乃召集全師軍官會議，重申抗日是救亡圖存，報效國家與民族的大義，此次參與保衛淞滬，使命重

李桃「梁華盛蒙冤」讀後

陳嘉驥

茲閱李桃先生所寫有關拙著「東北變色記」溫水游泳池問題，因為事實勝於強辯，爲了不使梁華盛先生更多涉入，所以僅就此事提出數點藉供參考。

(1) 細讀李先生大文，是「晨泳」還是「晨浴」在字裡行間仍可看出，因為會寫的不如會看的。

(2) 如是晨泳，尚有提倡正當運動作用，不過在彼時彼地，實在太浪費與太奢侈了。

(3) 如是晨浴，建造這麼一個世界罕有的大浴池，僅爲省主席本人或偶然來的貴賓晨浴，那簡直荒唐到了極點。每天在少數人沐浴之後，由其他許多人來淌這池渾水，真是匪夷所思。況且駐軍分散各處，來沐浴時想必動用許多車輛來回運送，勞師動衆，浪費公帑莫此爲甚。如眞爲官兵福利設想，只需讓各部隊自己改善

現有沐浴設備即可。一般人燒一大壺開水，也可解決了，同時省主席在公館內舒舒服服洗個晨浴不好嗎？何必坐着汽車跑到這裏來晨浴。事實就是事實，強辯有用嗎？

(4) 體蝨之驅除，須勤換衣物，只洗澡不換衣服可驅除體蝨嗎？

(5) 東北冬季，氣溫常在零下二十或三十度，誰敢赤着上身晒太陽！

(6) 本人曾多次至永吉，發現問題殊多，雅不願隨意撰寫以免對人有傷害，過去的事嘛何必多提。此次僅挑一無關係要的溫水游泳池，況時至今日溫水游泳池已很平常，何必越描越黑呢？

(7) 今後李桃先生如再寫批評本人文稿，恕不再置答，以免越扯越多，對他人造成更大傷害！

大而光榮，必須抱定有我無敵之決心去作殊死的拚鬥。於是，大家便紛紛留下遺囑，以視死如歸的決心，與日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日軍以飛機，大砲集中轟擊，掩護其步兵衝鋒。廿六師無大砲還擊，主要靠步槍，迨短兵相接，則以刺刀等進行肉搏。屢進屢退，鏖戰七晝夜，終於完成堅守陣地的任務。當然，他們損失慘重：團長解國基陣亡，營長傷亡十一人，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七〇%。兩個旅指揮所均被日機投彈命中，兩旅長僅以身免。二十八年春在漢口召開的全國軍事會議中，嘉獎廿六師爲淞滬戰爭中戰績最優的五師之一。第廿軍到達上海時，已是二十六年的十月上旬，十日，全部進入大場、蘆漢濱一帶陣地時，附近陳家行已失守，軍長楊森下令由副軍長夏炯率兩團兵力去收復。經與敵人肉搏，當天陳家行卒告收復。日軍再進行反攻，激戰十三晝夜，陳家行陣地仍然屹立不搖。當戰鬥最激烈時，連長高在天奉命率全連增援，與敵人肉搏數次，已身中數彈，還在高喊：非把鬼子趕出去不可！直到最後，一連人僅剩十幾個，他才倒地殉國。在陳家行陣地的收復與堅守中，官兵死傷十分之七。另一方面，十月十五日日軍的增援部隊趕到，以五個旅團爲主力，猛攻楊森軍。雙方激烈戰鬥，反覆衝殺，卒能守住陣地，日軍未能得逞。但廿軍傷亡慘重，戰區長官部乃調派廣西部隊雲雲崧的卅一軍及葉肇的第六十六軍接防，讓廿軍退入後方整補。此役廿軍共計傷亡團長多名，連長二百多名，士兵七千多人。因該軍作戰英勇，戰果卓著，獲最高統帥嘉許，並允以優先補充兵員，增加最新裝備。